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文献综述

马寅虎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是全体中国人对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需要大量的资源配置和投入, 需要金融的助力和赋能。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信息科技, 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 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针对性和可获得性, 将金融服务扩展到弱势群体之中。使得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 让弱势群体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促进社会共享度的提升。同时对于地方经济, 数字普惠金融也发挥着传统金融中介的职能, 有效吸收小额储蓄资金, 提高资金融通效率, 加速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总的来说,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高。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8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2020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 党中央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现状, 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对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做出明确说明: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至此共同富裕有了丰富具体的内涵, 而不再是一个宏观模糊的概念。

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全体人民积极参与,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金融业具有促进资金融通, 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助力和赋能。2013年以来,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尤其是以4G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与金融业务相融合, 产生了有别于传统金融的新形式(李继尊, 2015), 数字普惠金融就是其中的代表。新兴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相较于传统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信息科技, 能够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针对性和可获得性。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创业等途径, 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二、共同富裕测度

关于共同富裕, 我国学者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面对改革开放早期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 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 我国学者主要将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上的平等, 强调缩小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差距。厉以宁(1991)就指出共同富裕主要指收入分配的平等, 并强调政府应当对个人收入进行二次调节, 扶植低收入人群, 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但在1990年左右, 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 但这是建立在收入普遍增加的基础上, 总的来看, 全体居民依旧是在向着共同富裕迈进(周茨, 1993)。汪叔九(1994)认为可以通过财税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 以此避免两级分化并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收入差距依旧不断增加, 对共同富裕的关注也更加集中于收入差距上。卫兴华(2013)认为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相对的目标, 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断由低向高的推进, 我国会经历一个初级、中级、高级的历史过程。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就是实现共同富裕(邱海平, 2016)。

近年来,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

要主题,其内涵自然也更加丰富。促进共同富裕除了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外,还要重视基本公共富裕的均等化和机会平等,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精神文化需求(张来明和李建伟,2021)。檀学文(2020)指出共同富裕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的体现,还是绝对贫困治理的延伸。刘培林等(2021)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认为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探索与目标,强调提升人民福祉,以物质层面为保障,旨在提升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层面的既有利益以及发展权益。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则认为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增长、共享繁荣等内涵相类似,都具有提升社会公平、增进居民福祉的含义。

与此同时关于如何评价共同富裕,我国学者进行了多种探索。贫富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反面,因此可以用财富占有指标或收入分配差距指标来进行反向判断(程恩富和刘伟,2012)。早期许多学者都是采用这一方法。如今随着这一目标的内涵更丰富,我国学者李实(2021)认为测度共同富裕需要的指标有两类,一类反映富裕程度,另一类反映共享程度,其中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共享则意味着社会成员共享收入、财产和平等的公共服务[13]。陈丽君等(2021)则将共同富裕分解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14个二级指标和81个三级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判断评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最终合成得到共同富裕指数。钞小静和任保平(2022)则从收入与财富、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使用综合评判法进行系统性评价。从目前的成果看,针对如何构建客观科学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不可以减少收入差距的结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主要观点为金融发展通过成本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影响收入差距。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认为当穷人由于高昂的融资成本而不能利用金融市场时,富人利用投融资工具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Galor和Zeria(1996)发现由于穷人无法通过融资来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所以无法提升自己的劳动技术水平,最终只能从业于工资微薄的低端产业,所以金融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之后Aghion和Bolton(1997)从不完美资本市场下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出发,发现道德风险和信贷约束是不完美市场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并推断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在长期中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效应[18]。已有实证研究表明贫困与不平等都与能否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负相关(Beck等,2007; Jeanneney和Kpodar,2011)。因此如果在发达的金融体系中,低收入者能以合理价格获得金融服务,那么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有效减少贫困(Claessens,2006)。

与此同时,我国众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城乡间收入差距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温涛等(2005)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发展和投资机会的匮乏使得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在不同发展阶段,金融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也不同,只有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深度的提高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空间上,城乡收入不平等逐步收敛(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之后孙永强和万玉琳(2012)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与国际经验类似,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不同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能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且改善金融约束,则可以有效降低全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李俊青和韩其恒,2011)。

而后随着金融科技时代的到来,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也日益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贷款审批速度(Fuster等,2019),同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低收入人群通过获得融资帮助,可以有效减少多维贫困(Khaki和Audil,2017)。我国学者宋晓玲(2017)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视角,使用泰尔指数测算我国各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然后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除收入外,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农村非传统信贷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黄倩等(2019)

认为因为贫困群体能够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改善了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状况,并且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贫困缓解的边际贡献更高。之后周利等(2020)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家庭信贷门槛模型与使用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分解方法,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降低门槛效应这一机制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减贫的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下降2.12%,同时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下降0.96%(刘魏等,2021),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

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研究发现我国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居民受教育水平差距等客观现实,会造成“数字或信息鸿沟”,所以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尹志超等(2019)发现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这些“夹心层家庭”,难以享受到和其他人群一样的普惠金融服务。王修华和赵亚雄(2020)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等子维度分析,发现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的效果实际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因此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从农村需求的角度看,尽管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着降低交易成本,支撑农村数字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对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和认知禀赋等要求较高,如果这些要求不能被满足,数字排斥等问题就会凸显(星焱,2021)。龙海明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正相关,“知识鸿沟”造成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工具排斥”是“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区域异质性也会影响到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孙倩(2021)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区域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西部为“数字红利”,但在中部地区却是“数字鸿沟”。

四、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随着新时期共同富裕内涵更加丰富,关于其评价体系的基础研究也日益丰富,我国部分学者开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学者使用两个指标分别代理“共同”和“富裕”,如田瑶等(2022)使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作为共享的代理变量,以城市GDP取对数作为总体富裕的代理变量,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和降低机会不平等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的实现。刘心怡等(2022)则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具体离散情况衡量富裕度和共享度,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作用于居民收入,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张新月等(2022)认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体现出来,因此用随机前沿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对共同富裕进行度量,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而且普惠属性的作用比信息技术属性更明显。

也有学者选取多种指标,使用主成分、熵权法等合成一个共同富裕指数进行研究。例如韩亮亮等(2022)从发展、共享、可持续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影响创业活跃度进而影响到共同富裕。李季刚和郝福莱(2022)选取体现共同富裕发展的6个指标使用熵权法计算共同富裕指数,使用三阶段Malmquist模型测度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效率,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效率未达到最优,存在提升空间。除宏观视角切入外,张金林等(2022)选取反映微观家庭个体生活状况的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同样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存在正向影响。王平和王凯(2022)则是从普惠、渐进、全面和发展4个维度考虑选取指标,使用熵权法构建指标评价共同富裕,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稳健的促进作用。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针对共同富裕更加丰富的内涵,提出了实际可行的评价计量方法。早期众多学者只是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并且强调政府应在收入分配协调中起主导作用,如今则是从经济、文化、创新以及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第二,数字普惠金

融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这一影响效果有很大不同。第三,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从省级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由于共同富裕测度方法近几年才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大多是从省级层面构建评价指标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共同富裕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省与省之间差距很大,且各个省内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因此有必要就地市或者更加微观的层面进行相关研究。此外关于传导路径,以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值得进行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hilippe, and Patrick Bolton.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2): 151 - 72.
- [2] Andreas Fuster, Matthew Plosser, Philipp Schnabl, James Vickery,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Mortgage Lending,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5(32): 1854 - 1899.
- [3]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üç-Kunt and Ross Levine. "Finance, inequality and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12): 27-49.
- [4] Galor, Oded, an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1): 35 - 52.
- [5] Greenwood, Jeremy, and Boyan Jovanov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5): 1076 - 1107.
- [6] Khaki, Audil Rashid and Mohi-ud-din Sangmi. "Does Access to Finance Alleviat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SGSY Beneficiaries in Kashmir Vall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7(44): 1032-1045.
- [7] Stijn Claessens,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 Review of the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6, 2(21): 207 - 240.
- [8] Sylviane Guillaumont Jeanneney & Kangni Kpoda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Can There be a Benefit without a Cos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47): 143-163.
- [9] 钞小静,任保平.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及其评价体系构建[J].财经问题研究, 2016(6): 1-13.
- [10] 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 No. 144(06): 41-47+159.
- [11] 陈丽君,郁建兴,徐敏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 2021, 37(04): 5-16+2.
- [12] 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 2018(11): 68-84.
- [13] 韩亮亮,彭伊,孟庆娜.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软科学, 2022(02): 1-18.
- [14] 胡宗义,刘亦文.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10, 27(05): 25-31.
- [15] 黄倩,李政,熊德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改革, 2019(11): 90-101.
- [16] 李俊青,韩其恒.教育、金融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J].世界经济, 2011, 34(09): 42-65.
- [17]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 2021, 56(11): 4-13.
- [18] 李季刚,郝福莱.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共同富裕效率测度[J].统计与决策, 2022, 38(17): 140-144.
- [19] 李继尊.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思考[J].管理世界, 2015, No. 262(07): 1-7+16.
- [20] 厉以宁.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5): 3-13+128.
- [21]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 2021, 37(08): 117-129.

- [22] 刘魏, 张应良, 王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 [J]. 经济管理, 2021, 43 (07): 44-60.
- [23] 刘心怡, 黄颖, 黄思睿, 张桃霖.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22, 37 (01): 135-149.
- [24] 龙海明, 李瑶, 吴迪.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2 (05): 3-12.
- [25] 邱海平.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 (04): 21-26.
- [26] 孙永强, 万玉琳. 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 1978~2008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1, No. 367 (01): 28-39.
- [27] 孙倩.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发展: 基于相对贫困县的实证 [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 (12): 154-157.
- [28] 宋晓玲. “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7, No. 404 (07): 50-56.
- [29] 檀学文. 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06): 21-36.
- [30] 田瑶, 赵青, 郭立宏.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总体富裕与共享富裕的视角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 (09): 1-17.
- [31] 万海远, 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 [J]. 财贸经济, 2021, 42 (12): 18-33.
- [32] 王平, 王凯.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J]. 金融与经济, 2022, No. 540 (07): 3-10+39.
- [33] 王修华, 赵亚雄.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J]. 金融研究, 2020 (07): 114-133.
- [34] 汪叔九. 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的财税调节研究 [J]. 财贸经济, 1994 (05): 31-33.
- [35] 卫兴华. 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J]. 经济纵横, 2013, No. 326 (01): 1-7.
- [36] 温涛, 冉光和, 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J]. 经济研究, 2005 (09): 30-43.
- [37] 星焱.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 [J]. 经济学家, 2021, No. 266 (02): 102-111.
- [38] 尹志超, 彭嫦燕, 里昂安吉拉.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J]. 管理世界, 2019, 35 (02): 74-87.
- [39] 张来明, 李建伟. 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 [J]. 改革, 2021 (09): 16-33.
- [40] 张新月, 师博, 甄俊杰. 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J]. 财经论丛, 2022 (09): 47-58.
- [41] 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J]. 财经研究, 2022, 48 (07): 4-17+123.
- [42] 周利, 冯大威, 易行健.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J]. 经济学家, 2020 (05): 99-108.
- [43] 周荧. 实现共同富裕要注意的两个突出问题 [J].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3 (11): 22-27.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Ma Yinhua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410006)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ardent hope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to share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live a happy life. To achieve this great goal requires the allocation and input of large amounts of resources and the help and empowerm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lower the threshold of financial services,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pertine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xtend financial services to vulnerable groups. Making financial services more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 We will ease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llow vulnerable groups to enjoy the dividends of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social shar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local econom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lso plays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ry, effectively absorbing small savings fund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und financ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overal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Common prosperity